

母亲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读陈先平散文作品集《山间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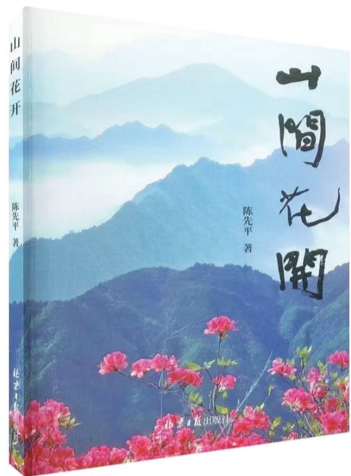
丁晓平

故乡，等你离开了才会有，不离开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30多年前，当我穿着没有佩戴领花、肩章的军装，踩着下一点小雨就泥泞的乡间小道，踏上停靠在武装部大院的新兵专车，迈进军营的时刻，一转身家乡就变成了故乡。从此，也就开始懂得什么叫作思念、什么叫作乡愁了。作为一名作家，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体会到不写故乡和母亲的作家不是好作家，而世界上也很难找到一位作家没有写过故乡和母亲的作家。在阅读陈先平的散文集《山间花开》（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1月版）过程中，我的这种感受愈加刻骨铭心。

先平是一个勤奋的军旅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新闻人。读了他的《山间花开》，我才发现，我们的人生、命运、家庭竟然有着罕见的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经历。比如我们都是父母最小的孩子，我们当兵、上军校、搞新闻、爱好文学，甚至我们娶妻生子都在同一个年份，几乎是在相同的轨道上，在军营这所大学校园里拼搏成长起来的，只是在相识之前没有发生交集而已。相同的人生和成长轨迹，不仅增添了我对先平散文作品阅读的文学兴趣，更加增添了我对他人生的历史兴趣。或许正是我们有着这种曾经的共同的乡村生活和家庭背景给了我强大的暗示，让他的文字在我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开花，并让我体会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不安，诱惑着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母亲和我的故乡，想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的那些人那些事。

先平出生、读书和成长的故乡，与我的故乡隔着长江，相距也不过百里之遥，有着几乎相同的风土风俗、人情礼仪、家长里短、家风家教和道德伦理。细细阅读《山间花开》这部散文集，我发现了作者的一个秘密——那就是在收入的近50篇散文中，重复出现、反复提及、甚至每一篇都写到了一个关键词——母亲。不论是写父亲、写老师、写战友、写哥哥、写妻子、写儿子的，没有哪一篇散文中没有写母亲。因此，我真惊讶于先平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心中同时获得了对母亲、对生命、对土地、对故乡、对汉语如此平淡却又如此深刻的生命体验，对母亲有着如此的眷恋和热爱。他触角的敏锐、观察的细微、感悟的亲切，渗透和发挥着他特有的趣味和个性。读他的散文，仿佛一下子能唤醒我的农村生活体验和灵感，同时也唤醒了我对已过逝的母亲的深深的愧疚和想念，并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哲理——母亲是一本永远读不完、也写不完的大书。而在《山间花开》中，我也看到了生我养我如今已经渐渐疏离、失落和老去的故乡，永远是我们生命中最深沉的底色。而母亲，就像一轮中秋的圆月，挂在我思念的天空之上，永远照亮着游子回乡的心灵旅程。

翻开《山间花开》，在田地里像一个男人一样任劳任怨在生活中忍气吞声极少流泪的母亲，在病房的枕头下藏着20根火柴来计算儿子休息时间生怕儿子不能按时归队的母亲，因为担心自己浓重的方言影响在北京长大的孙子说普通话义无反顾离开京城回到乡下的母亲，因为家境贫穷无法给邻居送上礼金遂决意在缺水的山村送上两担“水礼”讲究仁义的母亲……山村里那些偶尔的风吹草动，偶发的矛盾纷争，偶生的狗急跳墙，偶出的鸡飞蛋打，以及那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生活的一点一滴、乡亲的一举一



《山间花开》
陈先平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动，庄稼的一春一秋，人性的美丑、人情的善恶、人间的冷暖，在他的笔下都让你触摸到最初、最真、最纯的那种礼仪和温暖。

往事并非事事如意，往事并不渐渐如烟。在先平朴素、温暖的文字中，他的那个藏在大山皱褶中的遥远的乡村，那个贫穷、落后、愚昧的村庄，因为有了母亲的存在、因为有着母爱的光芒，他的乡村和他的童年、少年却变得如此的灵秀生动和光明美好，并以一种不经意的、绵绵的力量打动着你，而与他的 人生发生血缘关系的那个无名的乡村里的亲情、乡情和爱情，一下子就变得丰富多

彩、绰约多姿，并勾起你无限的回忆和无边的感慨。先平的散文就像田野里的泥土，不招人吭声，而从那里面长出的庄稼就像他故乡山中盛开的茶花一样，灿烂、鲜艳、热烈，不屈不挠地占据了你的视线，简单中蕴含着意味深长的从容，慢条斯理中剔除了浮躁的功利，透出的是一种人格的自尊和自信。

先平是一个古典而又现代的乡土的歌者。他的《山间花开》需要你静坐下来品味，适合在一盏昏黄的台灯下阅读，读着读着，你有时眼睛一亮，有时鼻子一酸，含在眼中的那一滴眼泪就噙在眼眶中怎么也掉不下来，继而让你有了发自内心的带泪的微笑。在《父亲的茶山母亲的歌》《家有两块军属牌》《老屋》《年味》《想起穿布鞋的日子》《妈妈的烟味》中，我们读到了生命的虔诚；在《亲娘如娘》《想念家乡冬日里暖暖的炊烟》《老屋后的枣子熟了》《雪的冷是家的暖》《乡间偏方》中，我们读到了心灵的叩问；在《师魂》《蒋妈》《乡里乡亲》《山毛竹，红花草》中，我们读到了岁月的沧桑。因此，我十分惊讶先平对于文字的捕捉能力，我们有着共同文化认同的大地和乡村，在他平平淡淡的文字里面，却读到了久违的感动。这功夫有点像我们家乡腌制的咸菜，经过不同人的手，味道则完全不同。

文学，要有益，还要有趣。散文好写，但写好很难。先平的散文继承了传统散文的写作，是真诚写作、真情写作、真实写作，他写得不紧不慢，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写得并不轻轻松松，他是付出了感情的，也付出了泪水的。读完他的散文，我甚至想，如果时间允许，我也应该从他的作品中汲取某种力量来写一写我的故乡写一写我的母亲。尤其是我的母亲，我为她写的文字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尽管母亲离开我已经很久了，尽管我始终觉得母亲依然没有离开我。

在这春雨纷纷的时节，阅读先平的散文作品集《山间花开》，心间油然而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乡愁，就像把一枚小小的邮票贴在了写给远在故乡的父亲母亲的一封信上，脑海中顿时有了一种久违的画面感，就像故乡老屋袅袅升起的炊烟，是思念，是牵挂，也是回忆。而在这种含泪的记忆中，故乡就像是童年时代那个一不小心挂在了树梢上的风筝，酸楚的惆怅里氤氲着一种莫名的心痛和惭愧。无论是邮票，还是风筝，我们的想象都是苍白的，其实先平散文作品集《山间花开》的核心是善良、温暖和真诚，这是他乡土写作的灵魂。因此，《山间花开》中的母亲和他的村庄，就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了，也是我的村庄，也是我的母亲，而他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片土地，也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了，而是我们有着共同乡村生活背景和军旅奋斗历程的游子们的共同的青春心灵史了。

婆媳关系永远是一个敏感话题。它涉及千家万户，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知名作家袁炳发老师的小小说《非常》（原载于《小说月刊》2020年第四期）是一篇以婆媳关系为题材的佳作，更是一曲“小我”与“大我”有机结合的动人乐章！读来让人回味无穷，拍案叫绝！

作品中的“婆婆”——齐母是一个“做事认死理”的企业干部。她从一开始就因为儿媳郭珊珊的父母离异，担心郭珊珊受到不良家风的影响而有所顾虑，并觉得郭珊珊“人虽然长得漂亮，但不是会过日子的人。”因此，在郭珊珊与齐小男结婚后，“齐母的心里就结了一个大疙瘩。”而且，为过年节问题，齐母的态度也很强硬——“齐母认为，郭珊珊嫁过来就是齐家的人了。每年年三十儿必须在她齐家过，至少也得吃了饺子，过了十二点，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小家。”

如果说齐母的态度是针尖，那么郭珊珊当时的态度就是麦芒！“郭珊珊认为齐母的这种要求让人难以接受，都什么年代了，还守着老皇历？谁说女孩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宪法规定了吗？妈一个人把自己从小带大也不容易，结了婚，难道就不要妈了吗？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的妈，年三十儿都需要陪伴，凭什么每年春节都必须在你家过？”

这样一来，齐母跟郭珊珊因为过年节的问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看似各有各的道理。作者巧妙地设置悬念，吸引读者：这些极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家庭的“矛盾”，又该如何化解呢？

接下来作者又抛出了悬念——齐母年二十八打电话给儿子齐小男，让他和郭珊珊年三十儿早点儿回家；而郭珊珊告诉齐小男：“这个春节我们不能去你妈那儿了。”

随着故事情节的层层展开，所有的悬念逐渐水落石出：郭珊珊作为冰城第三医院呼吸科的护士长，“毅然报名参加疫情防控第一线。”并叮嘱齐小男，给他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多储备一些吃的，这个春节恐怕不能太平。”疫情当前，郭珊珊打消了想生孩子的念头，以大局为重，请缨参战，彰显大爱情怀；防疫期间心系“婆婆”，善意提醒，“大我”中不忘“小我”，尽显晚辈孝道。

而作为婆婆的齐母，更是深明大义，她语重心长地叮嘱儿子齐小男说：“珊珊在医院，那可是抗疫的前线，你不能拖她后腿。这种时候，我们的家事不算个事了，大是大非面前，妈拎得清。没有国哪有家，妈这个道理还是懂的。在这场疫情里，人人都不是旁观者。这些天，你辛苦下，把车消毒好，一定要天天开车接送珊珊，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疼，春节你们都不要来了，这个春节，你的重中之重，就是照顾好珊珊！”一番话让郭珊珊泪流满面。

这是一位“母亲”崇高的情怀！更是千千万万炎黄子孙“舍小我为大我”的家国情怀！全国各族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继往开来，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者先从一个家庭的婆媳关系展开故事，采用先抑后扬的写作技巧，最后进一步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主题进行升华，既“舍小我为大我”，“大我”之中也不忘“小我”，一箭双雕，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结合

——读袁炳发小小说《非常》

黄福胜

